

《痛别鲁迅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痛别鲁迅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81462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814620

出版时间：2004-7-1

出版社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作者：孔海珠

页数：1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痛别鲁迅》

前言

序 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个头了，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。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，在电话那头说，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，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，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。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。岁月飞驰，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。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，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，曹白向她介绍我。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，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。我欣然同意。

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，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。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，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，非常珍贵。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，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。更可贵的是，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，如鲁迅先生病重时，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；鲁迅先生逝世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，都是文献性的史料，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，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。在《痛别鲁迅》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遗像的事。1981年9月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》的纪念文章，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：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，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李家厍，刚起床，还没有穿袜子、刷牙，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，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，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，以为来逮捕人。门开后，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，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，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，要我马上去画遗像。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，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。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，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，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锐利的目光，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，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。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。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，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。全屋笼罩着悲哀，萧军伏在桌上痛哭，在场的还有周建人、胡风、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、内山完造。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。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，在悄悄地游动。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《拜拜诺娃像》，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。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。曹白也在画。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，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，为之翻面型。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，我和曹自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。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。此后我参加了守灵，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“哀悼鲁迅先生……”的挽歌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。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……等先生。到了万国公墓门口，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。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，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。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22岁，是我最友好的同志。他是江苏武进人，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、好友，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组织了“木铃木刻研究会”，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木刻画艺术，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1935年出狱后，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《鲁迅像》。后寄给鲁迅先生，回信说：“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，以技术而论，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。但我要保存这幅画，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，二者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，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。”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：“曹白刻1935年夏天，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，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，‘老爷’就指着这张木刻说：‘这不行！’剔去了。”曹白于1936年4月写了《坐牢略记》提供给鲁迅，先生依此写了《写于深夜里》一文，发表于当年上海《夜莺》月刊第一卷。同年10月8日，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“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”，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，而我却因去“上海世界语者协会”为他们写标语，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，成为终生的遗憾！……

《痛别鲁迅》

内容概要

《痛别鲁迅》

作者简介

《痛别鲁迅》

书籍目录

序

引言 有来历的书橱，橱里有鲁迅葬仪照相册

一 噩耗带来的震动，大陆新村9号发表

二 文化人奔丧，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情

三 《死》成了遗言，筹备葬仪，成立治丧委员会

四 《唁电》的两个版本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

五 万国殡仪馆黑色柩车开了进来

六 支撑着骨瘦如柴的身体，病况严重起来

七 十月，生命最后的时刻

八 十九日当夜，万国殡仪馆守灵

九 不是寻常的丧葬，也不是沉郁的悲哀，万国殡仪馆开吊

十 如雪飘般的挽联 如潮涌般的挽歌

十一 扶柩人和抬棺人究竟是谁

十二 送葬路上，逶迤不断的出殡队伍

十三 万国公墓，举行最后的告别

十四 “ 掬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” 葬后事宜

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葬虹口，仪式隆重

附录

后记 追寻历史的细节

《痛别鲁迅》

章节摘录

书摘 关于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葬仪中的作用，有几种说法。其中一说：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因病重而逝世，请示中共中央同意，决定由冯雪峰负责主持鲁迅葬仪，发动群众参加浩大的悼念活动。（秋石：《鲁迅病重、逝世及大出殡始末》）另有一说：当时的报上曾说，因为许广平先生哀毁过度，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又很忙碌，凡是有关丧事的规划，另外由一个人全面负责。这个人独居斗室，从不露面，只在幕后指挥，但从布置灵堂，瞻仰遗容，一直到出殡路由和下葬仪式，都经他亲自研究，然而作出决定，付诸实施。这个从不抛头露面的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。（参见唐弢《追忆雪峰》）然而，冯雪峰在鲁迅葬仪时的警觉，他的地下交通员郑育之印象最深。鲁迅先生逝世后，她到万国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后，不忍离去，呆了半天，可是又担心雪峰同志有事找她，于是忍着悲痛回到家里，果然他已经来过几次了。郑育之在晚年写的《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》一文中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，等了半天不见你回来？”冯雪峰见到她就劈头盖脑地批评起来。郑育之想，全市有觉悟的人都去悼念鲁迅先生，丈夫周文也是机要人员，他已去了几个日夜，我只去半日，何必那么严厉批评。于是她争辩说：“我只是去悼念鲁迅先生。”他听了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说：“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岗位！周文去是工作的需要。那里复杂得很！你出了事怎么办？！你的岗位不在万国殡仪馆，是在家里等任务！”对这件因擅自离开岗位而挨批评的事，郑育之终生难忘。在鲁迅先生的葬仪过程中，为了安全，冯雪峰并没有多露面。当时，参加葬仪工作的几位青年，如巴金初识冯雪峰是1936年年底在王鲁彦家里，并不是在鲁迅的葬仪上。黄源和冯雪峰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更晚，要在“八，一三”以后。为出版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，黄源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，冯雪峰来找他，两人这才第一次见面。黄源在协助办理鲁迅丧事时，并非与冯雪峰直接接过头，黄源认为，冯雪峰“在幕后主持丧事，他的意见通过许广平同志告诉我们”。（黄源：《冯雪峰纪念集·我的良师益友》）唐弢对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葬仪上的作用有他的看法，他在《追忆雪峰》（1980年作）说：他和雪峰最初见面，是一九三六年十月。那时鲁迅先生刚刚逝世，丧仪正在举行，报上发表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消息。“……一天傍晚，我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回家，治丧办事处要我顺道带一封信到周建人先生家里，收信人不是周建老本人，而是报上说的那位神秘的人物。所谓神秘的人物其实也并不神秘，而是我早已闻名却不曾见过面的冯雪峰。”唐弢认为，报上的消息是夸大了的。冯雪峰虽然和许广平、周建老一起参加治丧事宜的商讨，特别是在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诸先生的联系方面，做了很多工作，“但他既不曾独居斗室，也没有全面指挥丧仪的进行。在当时，他只是代表组织尽了他个人应尽和能尽的力量。”他交出带来的信，谈了一会当天群众瞻仰遗容的情形，就匆匆告别了。……插图

《痛别鲁迅》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个头了，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。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，在电话那头说，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，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，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。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。岁月飞驰，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。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，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，曹白向她介绍我。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，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。我欣然同意。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，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。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，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，非常珍贵。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，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。更可贵的是，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，如鲁迅先生病重时，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；鲁迅先生逝世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，都是文献性的史料，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，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。在《痛别鲁迅》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遗像的事。1981年9月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》的纪念文章，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：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，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厍，刚起床，还没有穿袜子、刷牙，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，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，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，以为来逮捕人。门开后，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，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，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，要我马上去画遗像。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，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。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，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，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锐利的目光，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，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。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。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，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。全屋笼罩着悲哀，萧军伏在桌上痛哭，在场的还有周建人、胡风、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、内山完造。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。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，在悄悄地游动。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《拜拜诺娃像》，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。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。曹白也在画。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，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，为之翻面型。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，我和曹自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。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。此后我参加了守灵，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“哀悼鲁迅先生……”的挽歌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。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……等先生。到了万国公墓门口，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。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，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。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22岁，是我最友好的同志。他是江苏武进人，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、好友，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组织了“木铃木刻研究会”，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木刻画艺术，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1935年出狱后，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《鲁迅像》。后寄给鲁迅先生，回信说：“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，以技术而论，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。但我要保存这幅画，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，二者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，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。”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：“曹白刻1935年夏天，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，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，‘老爷’就指着这张木刻说：‘这不行！’剔去了。”曹白于1936年4月写了《坐牢略记》提供给鲁迅，先生依此写了《写于深夜里》一文，发表于当年上海《夜莺》月刊第一卷。同年10月8日，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“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”，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，而我却因去“上海世界语者协会”为他们写标语，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，成为终生的遗憾！……

《痛别鲁迅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鲁迅是矛盾的。
- 2、有名作,有群众,有青年,先生未死;

不做官,不爱钱,不变节,是我导师.

- 3、对鲁迅丧仪不厌其烦的考证，全方位还原巨星陨落过程。推荐给重度鲁迅爱好者
- 4、没读完。
- 5、以大量一手材料（尤其是珍贵的照片）真实还原鲁迅先生逝世后的治丧活动，是今天的我们回望80年前那个悲痛的十月上海的一份沉甸甸的参考资料。
- 6、大量一手照片，珍贵收藏

《痛别鲁迅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